

剪一幅作品

□魏晓红/口述
赵淑萍/整理

暖一颗人心

剪刀在红纸上行走，簌簌作响，如马蹄踏过春日原野。

2026年新春，魏晓红以一把剪刀，裁出马年的万千气象。“天马行空·晓红剪骏迎春艺术展”在宁波市文化馆117艺术中心惊艳亮相，两百余匹骏马从纸间奔腾而出，在方寸之间构筑一个辽阔的奇幻世界。这个春天，这里成为市民的文化打卡地。

从内蒙古到宁波，她将北方草原的豪放与江南水乡的细腻，一同揉入这纸上的天地。作为宁波市剪纸艺术专业委员会主任、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项目代表性传承人，她手中握着的，早已不只是一把剪刀，更是一份薪火相传的使命。



魏晓红

1 剪了窗帘做裙子

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。父亲喜欢书画，母亲擅长女红。他们非常重视我们兄妹艺术特长的培养。母亲因为做工会工作，单位里同事结婚或者先进颁奖，又或者逢年过节，她会剪“囍”字，然后做大红花，剪窗花。我常在一旁打下手，耳濡目染中，也学会了做大红花，剪“囍”字，剪窗花。而且，受母亲影响，我还喜欢临摹各种花样，在纸上、墙上到处涂鸦。父亲也挺有意思，凡是我画的，他都说好，而且夸大了表扬，还给邻居和同事看。那种被欣赏、肯定的感觉，让我心里美滋滋的。那时，我有一个“小癖好”——逛百货商店看手帕，凡是来了新款我都想买。那会儿手帕要几毛钱一块，而父母一个月工资也不过40多元，可父母都答应给我买。甚至有一次，我看上了家里的新窗帘，蓝底上几竿翠绿的竹子，雅致极了，喜欢得不得了，竟想拿来当裙子。没想到父亲二话没说，就把窗帘的下半部给剪了下来。家里有缝纫机，接着，一条裙子“横空出世”，我穿着跑出去满大街炫耀。如今想来，父母是用这种近乎纵容的爱，鼓励我去追求自己真心喜欢的东西。

后来，我考上了包钢师范学校。我的美术老师是一位宁波知青。他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个贵人。他注意到我在课堂上的表现，对我说：“你是块做剪纸的料。”这一句话让我第一次清楚看见自己的方向，开始有意识地坚持这份爱好。再后来，我成了一名语文老师，也做班主任。学校有剪纸兴趣小组，我担任指导老师，和孩子们一边动手一边感受传统艺术的美。日子忙碌，却格外充实。



剪纸作品

2 执剪育新人，老手艺焕发新生

后来，因为先生调到宁波工作，我也来到了这座东海之滨的城市。

初到宁波，我便被这里的教育氛围所打动——学校对学生的素质教育格外重视，而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也在进步。市里大力推行兴趣课和学生社团，除了教语文，我顺理成章地教起了剪纸。

剪纸课没有教材，就自己编。每一节课，我都当成公开课来准备。自己先剪一遍，记下难点和易错点。教具、学具全是自己做，攒满了一柜子。每周写两三篇教学日记，足足记了一年多。翻着那些本子，能看见自己是怎么一步步摸着石头过河的。

讲“抓髻娃娃”时，挑战最大。这个北方民间剪纸经典形象寓意吉祥和繁衍，创作中要体现性别特征。我意识到，这堂剪纸课，可以很好的结合生命教育、性教育。在中国，性教育一直是块没人敢碰的雷区。于是，我指着娃娃手里的鸡和鱼：“你们知道为什么抓髻娃娃要举着它们吗？鸡，代表阳；鱼，代表阴。你们看鱼肚子里有多少鱼籽？就像妈妈孕育孩子一样，生命就是这么来的。”

我一边讲，一边大大方方地普及。渐渐地，孩子们眼中的羞涩消散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坦然。

后来，我以志愿者的身份走进社区、机关、老年大学，把剪纸的种子播撒到更多角落。2014年，宁波市剪纸教研组成立（全国较早的市级的剪纸教研组织之一），我担任了负责人。

我一直用“抓两头，带中间”的方法推进：一头是青少年，一头是老年群体，中间是教师队伍。除了专职美术老师，我也从其他学科的老师里发掘剪纸人才。经过多年的努力，团队从最初的20人壮大到130多人，其中专职教师30余位。一次次活动办下来，剪纸这门老手艺，在这座城市里焕发了新的生机。而且，我在带领剪纸实践的时候，也受到了罗枫、鲁峰、谢才华等名家的倾力指点和帮助。宁波中小学的剪纸，在浙江省是名列前茅的。

3 让剪纸成为治愈的光

退休后，我以高新区剪纸传承基地和社区学院的“魏晓红剪纸工作室”为原点，系统推进非遗传承。

在社区学院担任剪纸教师，班上的学员大多比我年长。有个大姐，她笑盈盈地来上课，可一到动手的时候就慌张、退缩。她说：“魏老师，我就喜欢您剪的这个东西。我喜欢的是结果，不是过程。我就是来看看的。”我没硬让她动手，常常是给她画个轮廓，让她按自己的喜好往里面添东西。添着添着，她就拿起剪刀试。起初手是抖的，剪出来的线条歪歪扭扭。我没吭声，由着她自己跟那张纸较劲。差不多两个月吧，有一天她举着一张纸过来，上面是一朵花，花瓣圆润，线条流畅。她说：“魏老师，我今天终于找到手感了。”那语气，跟小孩刚学会骑自行车似的。

还有一位学员，文化程度不高，但审美特别好，尤其在配色上，眼光独到，非常大胆。她说，“任性”地用自己喜爱的颜色表达，就会愉悦，会产生多巴胺。后来我春节展览中那组“多巴胺马”，就是受她启发，用特别鲜亮的颜色和半圆剪裁的方法拼出来的。对于传统剪纸来说显得有些“奇葩”，却受到年轻人的喜欢。那一刻我明白，传承从来不是单向的给予，而是彼此照亮。

还有一个学员，右手缺了两根手指，她用左手拿剪刀，右手勉强夹住纸。就这么剪啊剪，剪出来的作品在市里获奖了。那天她红着眼圈跟我说：“魏老师，以前在家里，我是大家族里最没存在感的。现在我是被尊敬的。”

这些年，我跟她们处得像亲姐妹。有时候谁剪坏了，我说：“剪好剪坏不重要，不过一张纸，我再送你一张。”纸和器材，我常备着，谁缺了就送谁。30多个学员，跟我整整6年了。他们在各级比赛中都有获奖。现在，宁波市文联的办公室门口的墙上，展示着我们学员的作品。

除了扎根社区，我也努力让剪纸走出教室，走进更广阔的人群。我与高校教师合作开发“剪纸艺术与当代设计”跨界课程，引导年轻学子在当代语境中重新理解传统技艺，守正创新。我们尝试将原创剪纸进行文创转化，把地域文化的精神气融入一刀一剪。与此同时，我多次受邀走进敬老院，为老人们开展沉浸式剪纸体验活动。在我马年开作品展的第二天，宁波边检站民警专程前来拜访，亲身体验剪纸艺术之美，活动获得央视国际频道的集中报道。这些跨越年龄与职业的相遇，让剪纸成为一座温暖的桥梁。

“剪着剪着，心就静下来了，像是给自己的精神世界剪出了一扇窗。”我的一位粉丝说。那一刻我更加确信，剪纸不只是一门手艺，它也是一剂温柔的药，可以安顿人心。有一位年轻人问我：“魏老师，您每天都笑呵呵，是不是盲目幸福？”

我说，我是真幸福，有事情可做，有人可爱，有手艺可传。剪纸让我的人生更加充实，也让更多人在这方寸之间的红纸上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天地。

如果问我这辈子最值得的事情是什么——我想，不是剪了多少作品、办了多少场展览，而是那些拿着剪刀的手，从颤抖到稳定；那些低着的头，从自卑到昂起；那些曾被阴影笼罩的人生，因为一张红纸，重新亮了起来。

一把剪刀能剪出骏马奔腾，也能剪开人心的春天。而我，不过是那个把剪刀递出去的人。